

草地文藝叢書

開親前夜

(六幕話劇)

張俊飛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草地文藝叢書

開親前夜

張俊飛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57年·成都

內 容 介 紹

涼山地區解放初期，彝族自治政權尚未正式建立，我公安部隊某大隊的指戰員們，承擔着“戰鬥隊又是工作隊”的繁重任務，在馬教導員（工作團團長）、劉大隊長（工作團副團長）的領導下，緊密地團結頭人，充分發揮羣眾力量，無情地擊破并肅清了國民黨殘余匪特。

在彝族青年鉄珠和他心愛的姑娘石雀的開親前夜，潛伏特務黃建邦、何少光等企圖施展詭計，挑撥安尼爾和阿駱兩家支頭失約毀親，引起雙方“打冤家”，擾亂涼山社會秩序，以便乘機混水摸魚。但由於工作團正確的執行了黨中央的民族政策，彝族人民的政治覺悟迅速提高，識破了垂死者的陰謀詭計，即時的制止了紛爭。一對青年情侶——石雀和鉄珠的美滿愛情，終於在解放了的涼山開花結果，他們和全國人民一起走上了和平建設的幸福大道。

草地文藝叢書

開 親 前 夜

（六幕話劇）

張俊飛著

☆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狀元街20號

四川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四川分店發行 四川人民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32·49頁·3 1/16印張·72,000字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3,120

定價：（7）2角8分

統一書號：10118·150

時間 解放初期，彝族自治政權尚未建立正在開辟的時候。

地點 涼山。

人物

安尼爾——黑彝，過去的土司。五十多歲。

阿駱媽媽——黑彝，過去的土司。四十多歲。

鉄珠——阿駱媽媽的兒子。十八歲。

石雀——安尼爾的女兒，鉄珠的未婚妻。十七歲。

哈什羅吉——安家的管事，通彝通漢的白彝。五十多歲。

馬團長——涼山工作團團長，也是公安大隊的教導員。三十歲。

劉大隊長——公安大隊隊長，也是涼山工作團副團長。三十多歲。

王醫生。

衛生員小蔡。

警衛員小李。

何少九——安尼爾的干兒子（漢族），國民黨反共救國軍的大隊長。二十八歲。

黃建邦——國民黨反共救國軍司令。四十來歲。

安家百姓——古吉、十達、十哈、牛牛等男女若干。

阿家百姓——阿甲、阿乙等男女若干。

景

第一幕：涼山地區彝族代表會議休息室。正中一門通院庭可看到花池，左側一門通往祖國建設成就圖片展覽室。休息室內放有小矮條几和木制的矮靠椅，條几上放有茶具、烟具、糖果之類，牆上貼有標語：

“毛主席万歲！”“中國共產黨万歲！”“各民族大團結万歲！”

門側有一直條，上寫：涼山彝族代表會休息室。

第二幕：一間朴素簡美的客廳。有矮床，床上鋪着虎皮褥子，正中有條桌。牆上挂着一條破舊皇封，上寫四个大字：“涼山土司”。上款：“大清光緒皇帝詔封”，下款：“右給土司安紅木吉”。雕刻的油漆圓桌，配着几个小圓凳，桌上有銀制鴿子形的酒杯，花磁酒罐。牆角有一古樹根作的瓶架，上有古瓶，瓶內插着雉鷄翎。牆上挂有战刀、战衣、鯊魚皮的護肘和假鹿头的裝飾品。

第三幕：起伏不平的山巒，有一株老龍樹依在石岩旁，對面是來往的階梯山路。

第四幕：安家的花園。小池沼內清清的水中可見映月，芭蕉、棕櫚旁靜躺着雕刻的石象，滿園開散着紅綠的花草，不時噴出芬芳的香味。

第五幕：灰白色的一座座的山石，石縫里開着罌粟花，在茸茸青草織成的鮮綠色的地毯上采着白布帳篷。這是工作團的醫療所。

第六幕：安家院內。通過敞開的柵門可看到一座座的遠山，左邊有碉樓，右邊是迎親的喜棚子，棚內有鍋莊，地上鋪有紅氈，小桌放在氈上，桌上放有酒壺、酒杯。喜棚的柱头上，綁着火把，插着鷄翎，紅綠綢帶在柱头上隨風飄蕩。

第一幕

幕啓

〔衛生員小蔡正在整理茶几上的茶具和擺設糖果，警衛員小李從門外抱了一挾畫報、圖片進來，見小蔡在收拾，忽然停住腳步。〕

警衛員 小蔡！我說你是個毛丫頭辦不了漂亮事唄！你還說我是大男子主義。（學她）嗯！女人就是能織布紡棉花，捎帶養娃娃呀！生產打仗不比你們男人差。嗨！你瞧！你瞧！……

衛生員 哟！看你又抓住我的什麼小辮子啦？

警衛員 當然！你工作有缺點啦。

衛生員 是！首長，請指教。

警衛員 指教？嗯！（裝着指教的態度）彝胞是好酒不喝茶的，難道你連彝胞的風俗習慣都不懂嗎？

衛生員 哟！開會光有彝胞呵？開會光有彝胞呵？

警衛員 嗨！看看，愈說你愈不聰明啦，這明明寫的是彝族人民代表會議……

衛生員 沒有首長？首長不是漢人？

警衛員 唉！你这个同志真不虛心。

衛生員 酒還沒有擺上！主觀主義……

警衛員 算你們女同志能。（要走，小蔡踢了他一脚，他忙的躲閃，畫報掉在地上）

衛生員 快布置你的圖片展覽吧！（去拿酒壺酒杯）

警衛員 冬天生的——動手動腳。（收拾起地上的畫報，張貼牆上的圖片，衛生員把酒壺杯子端來）

衛生員 酒！（用力聞一聞，擺在桌子上）

警衛員 說冤了你啦，小蔡同志。

衛生員 要不是給彘胞預備的，非罰你喝三大杯不可。

警衛員 那好！三大杯！一瓶都成。來，（揚起臉，鼓起嘴）倒吧。

衛生員 想的倒好，會餐的時候再說。

警衛員 你真是個報復主義。小蔡，你把標語貼一貼，我去布置展覽室。

衛生員 你不是看不起女同志嗎，又求着我啦。

警衛員 唔……敬禮！（跑下）

衛生員 調皮鬼！（小蔡貼標語整理室內茶具。醫生抱來藍制服找小蔡、小李）

醫生 收拾的怎麼樣？頭人們快來了。

衛生員 好了。

醫生 給你把衣服換換。

衛生員 喲！我真舍不得脫下黃軍裝呵！

醫生 怎麼，嫌藍衣服不如黃軍服威風嗎？唔！

衛生員 我可沒有這個想法，我是……

醫生 你是留戀部隊生活。要知道這是執行黨的民族政策！部隊地方同樣光榮。

衛生員 是呵！

醫生 回頭把咱們醫療室的器械消了毒，準備彘胞頭人開會來看病。

衛生員 好的，我先換衣服。

醫生 小李在展覽室嗎？

衛生員 在。

醫生 叫他也把衣服換換，今天我們都是工作團的一員呢！

（衛生員抱着衣服從正門走去，王醫生正向展覽室走去，馬團長拿着一張掛

疆从展覽室走出來。

馬團長 安家沒有報到嗎？

医生 沒有。

馬團長 唔，（看了看表）離開會還有兩個鐘頭，主要代表還沒到。

医生 安家的路遠，恐怕在路上有耽擱。

馬團長 再遲一個鐘頭不來，這裡就有問題。

医生 在路上遇見冤家，再打起來……

馬團長 不會。不過安家不來開會，其他大家支就會坐山觀望的。

医生 就是，到現在報到的只是幾個小家支，安家、吳家、恩家都沒有來，聽說阿駱家現在到縣政府啦！

馬團長 呵！阿駱家來了？

医生 聽說阿駱家和安家還是親家。

馬團長 是親家，阿駱媽媽這人比較進步些，不過她也是有顧慮。

医生 開辟工作，打開局面，是要費勁些。

馬團長 是呵！打仗掃除前進路上障礙是最堅苦的战斗任務，作民族工作排除思想顧慮，也是個艱巨的政策宣傳工作。

医生 那就要象流水溝進行清潔衛生一樣，得先把臭泥爛漿挖出去才行。

馬團長 我們在做清掃工作，可是敵人呢？在給我們倒垃圾。

医生 鬥爭是複雜的。

馬團長 是複雜的。他們花言巧語的在欺騙彝族的頭人，彝胞們生性耿直，誠實，一下猜不透他們的鬼把戲。

医生 唉！彝胞的頭人們還不知道他們吃的是糖衣毒藥呢？

馬團長 彝胞們要是認識了那是毒藥，他們就會自動的吐出它來的。

医生 是的，只有加强政策宣傳。

馬团長 准备工作該結束了！

医生 一切都就緒了。

馬团長 你還要仔細檢查一下，安家到了叫登記員很快向我報告。

医生 是！（走去）

馬团長 （他迴視室內，提起酒壺聞了聞）需要多搞点窩兒糖來，彝胞喝包谷酒是愛泡糖喝的。（外邊嚷叫聲：“呵！頭人們來了！”“阿駱當家來了！阿駱當家來了！”）

阿駱媽媽 緊跑慢跑來迟了吧！

馬团長 不迟！不迟！

〔医生从展覽室里跑出來，向外看去。〕

医生 小李同志！（警衛員扣着剛換上的藍制服的扣子答应着跑出來）

警衛員 有！

医生 赶快准备招待吧！頭人們都來了。（說着走去）

警衛員 好。

馬团長 到休息室休息吧！

阿駱媽媽 好的。

〔馬团長，衛生員，阿駱媽媽和女娃子走進了休息室。〕

馬团長 坐吧，阿駱當家。

阿駱媽媽 好的。（坐下）

警衛員 這是我們工作团的馬团長。

阿駱媽媽 呵！你就是馬团長呀！

馬团長 是呀！小當家的沒有跟你出來玩玩嗎？

阿駱媽媽 來啦！年輕人好玩好耍好熱鬧的，剛一進城看見百貨商店，紅的綠的花的，就把他給纏住了！你看看，馬团長！這買了一抱啦！他還在那挑東挑西的花銀子吶！（警衛員遞了一支紙烟給阿駱媽媽點着）

馬團長 小当家快办喜事啦！多花些銀子也是高兴的。

阿駱媽媽 咦！你比諸葛亮还会算，怪不得称你們是神兵呢！

馬團長 阿駱当家的生活我們是很关心的，我准备上山去喝你的喜酒去呢！

阿駱媽媽 來吧！我把鉄珠打的山猪肉拿來待承你！

馬團長 小当家是个好獵手吧？

阿駱媽媽 从小就好打槍，打跑兔一槍一个的。

馬團長 是个英雄的漢子。

阿駱媽媽 是个烈火性子，剛强志气。和他爹一样……可惜他爹連一眼都沒有看到他就叫國民黨害死在这个雷屏城里。

馬團長 老当家去世已經有些年头了吧？

阿駱媽媽 十八个年头了，日子过的象金沙江的流水一样的快，可是金沙江的流水也洗不清我的仇恨。十八年前國民黨刘笑華借口封官为名把涼山的大小土司統統調來雷屏縣，要銀子、要粮，我們家支出不起那么多的粮款，就把鉄珠他爹給关進了監獄。吃不上，喝不上，眼看把人要折磨死了！誰知道刘將軍帶着紅軍过來了，象山洪爆發一样，國民黨軍兵敗如山倒。紅軍砸开了監獄，放出了受苦受难的人們！

馬團長 老当家的得救了？

阿駱媽媽 得救是得救了！可是他叫國民黨害得人不成人样啦，瘦得皮包骨头，兩只眼睛象个灯籠，說話上气不接下气，一走三晃的，見了我，指我的身子說：要帶好我們的命根子……話沒說完就断了气了！（擦了擦泪）

馬團長 这全是國民黨的罪惡！

阿駱媽媽 是呵！馬團長，我恨國民黨，我爱咱們紅軍，可是我不能擋住他們北上抗日，我怀着鉄珠，累着大肚子，深更半夜，爬山过水，召集我家支人馬，欢送紅軍过了我們

彝区，紅軍去后，我們日日盼夜夜盼，盼了十八年，這算盼出了紅太陽。

馬團長 十八個年頭，變了兩個世道，今後涼山成立了彝族治政府，彝胞們就過好日子啦！

阿駱媽媽 是呵！要不我一接到工作團通知單，我顧不得張婚事，先來開會，為誰呢？這還不都是為我們彝家！

馬團長 阿駱當家的，咱們涼山的建設工作，阿駱當家可要頭支持！

阿駱媽媽 我們的責任嗎！我是個女人，路走的不長，眼光小，馬團長多指引着點——紅燈照在哪兒，我跟着走到兒。

馬團長 阿駱當家是走明路的人，有些人還在閉着眼睛走黑哪！

阿駱媽媽 他走到万丈深溝里去，連尸首要叫狼吞吃了的。

馬團長 是呀！在咱們這涼山的深山老林里，還有很多帶有民黨圖記的惡狼——土匪、特務在偽裝着慈善的面孔迷我們的土司頭人，在鑽它那些魔鬼的峽谷哩。

阿駱媽媽 那是他自做自受自己遭殃啦！馬團長，我們阿駱區保證不會有土匪特務的，他們知道我是他們的仇敵。！看我是個女人，自從鉄珠他爹死后，家支的担子就放在一個人的肩上担起來啦！別的大家支看我們是個小家支，女頭人，想欺侮我們，打冤家我是不讓他們的，說上馬！們就上馬，說動刀咱就動刀，禮上來，禮上走，我是！忍、能讓的，要是耍蠻橫，我那可算針尖對麥芒啦，非！他服服貼貼地叫了老娘才算完。

馬團長 阿駱當家的真是女英雄！

阿駱媽媽 哎呀呀！把我誇的象塊紅寶石似的！馬團長可別笑，這是咱們彝族的脾氣——性子，你要是軟了，根本

別活在涼山，彝家殺彝家不算，早就讓國民黨給殺得連人
莽都不會留啦！

〔衛生員來找馬團長。

衛生員 團長，大隊長請你有話說……

馬團長 好！阿駱當家在這休息一下，我有些事就來。小蔡，
你陪阿駱當家的坐坐聊聊天。（下）

衛生員 好的。

阿駱媽媽 都忙吧，我隨便看看。（她走向掛圖）這……

衛生員 這是咱毛主席。

阿駱媽媽 好福象呵！我們多虧了你才有今天的日子！過去到
處是冤家，我都不敢來這走一走，今天我能在雷屏自由的走來走去了。國民黨坐堂的衙門，變成了彝族開會辦
自己的事的地方。——舊漢人走啦，新漢人來啦，都是他
老人家，同志！

衛生員 是呀！阿駱阿媽！

阿駱媽媽 哎！你這樣稱呼我可不敢當呀！

衛生員 怎么不敢當？敢當，彝族漢族是一家，你比我媽還大
啦！

阿駱媽媽 哎呀！孩子，你們新漢人和舊漢人到底不一樣，真
是天變了，都是毛主席的政策好——過去漢人是瞧不起我
們彝族的。別看我是頭人，他們明着不叫背地也叫我蠻婆
子，你却叫我阿駱阿媽——

衛生員 呃！我叫你阿駱阿媽。

阿駱媽媽 我應該親親答應你一聲！

衛生員 阿駱阿媽！

阿駱媽媽 唔！好孩子，（她不自禁地摟着衛生員，流下眼淚，很快的用
袖子擦去，女娃子們捂着臉）彝漢真是一家人啦！

衛生員 阿媽！你……

阿駱媽媽 沒啥！你們共產黨人都那麼可親。（鉄珠抱着一抱東西
來找阿駱媽媽）

鉄珠 阿媽！

阿駱媽媽 呵！你看你又抱了一抱！

鉄珠 好呵！好呵！香皂，花布，漂亮呵！

阿駱媽媽 百貨商店的好東西多着哩！

鉄珠 給你，香呵！（用力嗅着，又送到她鼻子下去）香呵！

阿駱媽媽 好！好！給石雀帶回去！叫她也喜歡喜歡！

鉄珠 （掏出七八塊）有呵！有呵！多哩！（掉在地上，拾起來，女娃子
接過，放在口袋里）

衛生員 小當家的，抽煙吧！（給他煙）

鉄珠 唔！煙！——（搖了搖頭）有沒有酒喝？渴的很！

衛生員 有！有！來，我給你倒。（衛拿起壺來倒酒）

鉄珠 呃！呃！我來！我來！（鉄珠接過壺，拿起杯，看了看，放下，
用壺往嘴里灌起來）唉呀！喘！嘖嘖！——好香，阿媽，城里
比山上好耍的多啦！——我還要到成都要去，他們說那里
更好。有汽車，屁股一冒煙，嗚！走了。

阿駱媽媽 好！結了婚以後阿媽叫你跟石雀一起去逛逛。

鉄珠 唔！那太美了！阿媽！（走向展覽室）

阿駱媽媽 你別亂闖，坐下來歇歇。

鉄珠 我又沒爬山打野獸，不累。看看新鮮——（往展覽室里跑）

阿駱媽媽 這是工作團，不是百貨商店！

衛生員 沒啥，和自己家一樣，去看看吧！阿駱阿媽！你也參
觀參觀吧！

鉄珠 里边——有這。（指挂圖）

衛生員 唔，毛主席！

鉄珠 呵！——毛——主——席——唔！（翹起大拇指）毛主席！
好！里边，有？

衛生員 有，多着哩！

鉄珠 那太好啦！（說着抓了一把糖果，吃着進去，衛生員讓着阿駱媽媽，女娃子跟在後邊進去，警衛員從展覽室來整理休息室，大隊長急忙忙的走進休息室來找馬團長）

劉大隊長 哟！沒人？

警衛員 有！大隊長同志！

劉大隊長 我看到你啦！我說沒有開會的代表？

警衛員 大隊長同志！我這個腦筋簡單，不會拐彎！

劉大隊長 要叫副團長！

警衛員 我看到副團長穿了軍衣我就叫出大隊長啦！

劉大隊長 你真調皮！工作團副團長是該穿地方工作服的。可
你知道，我今天是代表部隊首長參加會議。

警衛員 那還是叫你大隊長合適。

劉大隊長 大隊長也罷，副團長也罷，一身兼兩職，反正都是我，隨你便叫吧！阿駱當家不是在這休息室嗎？

警衛員 小蔡隨着她們到展覽室參觀去啦！

劉大隊長 團長不在嗎？

警衛員 不在。

劉大隊長 主要的代表還沒有到，這個會議我看開不好，得找
團長研究研究。（要走，馬團長走進來）老馬！我正找你！

馬團長 我也在找你。

劉大隊長 你看，小針都快走到九點啦！安家代表還沒有到，你看叫人惱火不惱火！

馬團長 來遲了就晚開一會，不必那麼認真，這是和彝族的上
層頭人們打交道，一切都會不合我們理想的。

劉大隊長 那！我們叫他開會，他可以不來，我們為他們成立
自治區，他可以不參加工作，我們為他們肅清匪特，他們
可以不協助……給他們送來香肉不吃，反去啃狗屎，真叫

不知香臭！

馬團長 要善于等待羣眾的覺悟。

劉大隊長 覺悟？他不來開會，黨的民族政策灌不到他的腦子里去，他能覺悟？涼山的頭人，我看，死頑固！

馬團長 你這是歧視兄弟民族的思想。

劉大隊長 呃！別聯繫的那麼寬！我是說頭人！

馬團長 阿駱當家的頑固嗎？報到的各小家支頭人們頑固嗎？

劉大隊長 那不來開會的大頭人你能說他是開明嗎？

馬團長 是不開明，為什麼不考慮考慮他們不開明呢？

劉大隊長 還不是思想陣地上扎着敵人的據點！

馬團長 是呵！思想的轉變，是開一個兩個會就能把頭人對我們的顧慮完全解除了嗎？

劉大隊長 那當然不能啦！可是也不能不去摧毀敵人占據的思想陣地呀！

馬團長 摧毀敵人陣地是靠各方面的協同動作！

劉大隊長 咱們是槍林彈雨里爬出來的，這個我全明白。這是做的民族工作，不是打仗。

馬團長 民族工作也是要靠各方面的配合——開會、訪問、說明黨的政策，同時還要幫助他們生產，彝族是看實際的，特別是頭人。

劉大隊長 我看，得抓住要害開刀。

馬團長 你認為要害在哪裡？

劉大隊長 還不是在特務身上么！

馬團長 特務身上？要是土司頭人怕變天，和匪特拉緊了手留後路嘍？

劉大隊長 消滅了特務看他拉誰的手，得拉我們的手。後路給他切斷，就得往前走——向我們這邊走。

馬團長 我們已經伸出了團結他們的手，我們已經修好了幸福

之路，他不走那为什么呢？

刘大隊長 还不是受了特务的造謠中伤！

馬團長 特务的謠言在安土司腦子里就起作用，在阿駱土司的腦子里就不起作用，而且她能保證她們地区不会有匪特，这又怎么解釋呢？

刘大隊長 老馬你象考卷子一样測驗我，这个答案很簡單，阿駱当家的对我们党的政策是了解的，相信的，安土司不了解，有怀疑。

馬團長 对！老刘你这个答案可以得五分。要害，还是在于叫安土司了解我們党的政策。

刘大隊長 这……

〔医生報告哈什羅吉來到工作团。〕

医生 团長！安当家的管事哈什羅吉來了。

馬團長 安土司來了嗎？

医生 沒見，大概他是先來報到吧！

刘大隊長 唔！

馬團長 老刘！怎么样，你估計的錯了吧！

刘大隊長 想不到他還算開明，我那个看法算槍斃！

馬團長 五分鐘的耐性都沒有，老刘！

刘大隊長 就这么个小缺点，每次小組会上我都下决心改，可是每次小組会都得在它身上作檢討。唉！我对它也沒有办法。

馬團長 克服！克服！（对医）老兄，快請哈管家到這兒來。（医出，哈進來）

医生 唔！团長！哈管家來了！

哈什羅吉 呵！你就是工作团馬團長呵！

馬團長 是呀！哈管家坐坐。

哈什羅吉 別看我們初次見面，在我腦子里可是老熟人。解放

軍我是知道的不多，談起老紅軍——共產黨我知道，可是這份的！（翹起拇指）

劉大隊長 這可有机会同咱們解放軍打打交道羅！

哈什羅吉 做夢也沒想到會在這見到解放軍！你看看城里城外大街小巷，生意興隆烘火熱鬧，老的快樂得呲出了牙！小娃娃跳得合不上腿。想當年國民黨在世的時候，白天走路都得打着燈籠……

醫生 那為什麼呢？

哈什羅吉 因為蔣禿頭的社会黑暗！

馬團長
劉大隊長 } 哈哈！（醫生給哈倒杯酒）
醫生

醫生 哈管家喝杯水酒吧！

哈什羅吉 呃！不敢當！不敢當！這又該折我的陽壽啦！

劉大隊長 自家人不要客氣。

醫生 喝上一杯酒，添上一份福！

哈什羅吉 嘿嘿，那我可就實受啦！（喝着）嘖！嘖！

〔阿駱媽媽聽到哈聲從展覽室里走出來。〕

阿駱媽媽 哈管家！你們怎麼才到哇？你們也不上個緊！

哈什羅吉 阿駱當家的，不是不緊着來開會，是……唔……

馬團長 哈管家，我們就等安當家來開會呢！安土司在哪？

哈什羅吉 唔，在家！他沒有下山來開會？

劉大隊長 唔……老馬，怎麼樣，我估計錯啦？

馬團長 為什麼不來開會呢？

哈什羅吉 這兩天老當家的有點小病不能來，特地叫我來給工作團談一聲……以後病好了再補。

馬團長 有病？

阿駱媽媽 怪事！他那麼結實的身子有什麼病？

哈什羅吉 有病，他有病。